

陈昌余

有一种灯火永不熄灭

陈镜光

近期,读报读到其中一句“真是一览无余啊!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瞬间勾起我对父亲以往的一些回忆。

我小时候,有一年父亲从书店买了张“上山虎”的国画,贴在老家北墙西上角,并裁了两张长条红纸,用毛笔写下“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分别竖贴于画的两侧。那时我还不懂这两句话的意思,以为是他自编自写给画中老虎的。父亲告诉我,这是王安石的诗句,意思是只有登在高处才能不被浮云遮住眼睛,从而看得更广更远。也许是为那时的精神产品还不多,少时的我每次回家,一进门总是不厌倦地先看看那张国画及两句话,内心在想哪天自己能像上山虎一样处在高峰就好了。就这样,一幅画、

两句话,伴随着我童年少年的成长时光。后来老家房子被改造,我又基本在县城工作生活,偶然一次回想起来才发现,那幅画已不知所踪。现在很是遗憾那时没有相机,没能把当时老家的角角落落拍下来作为留念。

父亲生前总跟我讲,人要有志向,要有精神,要保持积极向上的状态,切忌一遇到挫折就萎靡不振,牢骚满腹。现在回想起来,无论他一天多劳累或遇有什么困难,只要一家子聚在饭桌上,那些都抛开一边,乐呵呵地谈天说地,别有一番怡然自得的小幸福。每当我放假回去,他总叫我去干农活,常说“世界上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人一定不要懒”。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尽管家里遭遇过一些坎坷及不如意,但总体能逆势向好。我想这些与父亲给予这

个家庭正能量的气场是分不开的。记得有学者讲:人只要坚持正念向正行,就会变得更好。《论语》亦有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或许都有这个道理吧。

这两天,我前所未有连续梦见了父亲,梦中他跟我交流了一些人生回望,也两次被这样的梦突然惊醒,醒来后很是黯然神伤,梦中话语犹萦于耳,久久不能释怀,或许这是冥冥中皆有无尽的牵挂。很多时候又总感觉父亲像是一直在我身边,每当有所疲惫或懈怠,就不由地记起他曾经对我的言传身教,那些朴实有力的话语温暖如昨,更像一盏盏灯火,燃在心头永不熄灭,也许这是在天堂的父亲始终给予我前行力量吧。

捕鲭乐

李志勇

鲭鱼系海洋生物系中的一个种类。我在海边生活了六年,还没见过体重超过一斤的鲭鱼。

捕鲭鱼有时不叫捕,干脆叫拾。那年,我们船去山东岚山头装砂子,天晚正逢落潮,只好抛锚睡觉等潮涨。第二天一大早,船上张师傅起床烧早饭,待到他走出寝室去淡水舱取水,只见船的周围大片大片的地方都被鲭鱼占领。老张大吃一惊,赶忙叫起同伴,大家听说有此等怪事,赶紧起身,到舱外一瞧,一个个都傻了眼,他们弄不明白为什么在一夜之间,成群结队的鲭鱼竟然铺满了滩头。潘必科果断地下达命令:“改装砂为装鱼,既然老天爷如此慷慨,我们也不必客气。”大伙纷纷倒腾起筐、杠,把装砂的舱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不消三来个钟头,四个舱室就装满了鲭鱼。说来也怪,那天正好刮东风风,我们顺风顺流,赶船出滩,不消大半天工夫收船进港。岸上的人们听说我们装砂不成装来了一船鱼,一个个惊叹不已。

鲭鱼虽小,味口倒也罢了。只不过收购的价格过低,故而每年捕鲭的船只逐年减少。捕鲭的船只逐年减少,产量却逐年上升,收购价也随着渔获量的减少而逐年增加,这样,就逐步调动起一些船只捕鲭的积极性。那年,我们接到指令,让我们船去渤海捕鲭鱼。我们去了以后,就发现捕鲭的船只就似吕泗渔场春汛期间捕捞大小黄鱼的船只一样,多得数不胜数。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老大潘必科见渔况空前,等不及探鱼仪传来什么好消息,动船下网。拖了约40分钟,潘必科让船头打出收网的旗号。38号见状,船头转了个120°的弯角,同36号船平行对开。说时迟、那时快,两船很快交汇,36号船抛过网头完成它的使命后,待在一旁静观,36号船收网,而36号船接过网头后很快让它上了收网机,一阵“嘎吱嘎吱”的响声过后,网稍渐渐地浮了起来,见网里的鲭鱼似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钻。潘必科见状,赶紧让大家放下网头,拽着网稍拔了命地把网往船上拖,说来也怪,刚才还是满网乱钻的鲭鱼眼下却渐渐不见了踪影,待到整个网上了船,大家傻了眼,只见几条未及逃生的鲭鱼在网里乱蹦,其余的鲭鱼逃之夭夭。“啥个情况?”潘必科急得语无伦次,待他看到网稍子被鲭鱼钻成百孔千疮,气得差一点跳进渤海湾。

吃一堑,长一智。好在潘必科在他几十年的捕鱼生涯中这样的事遇到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次窄窄来到渤海捕捞鲭鱼,潘必科也不是没有准备的,他除了带一条主网外,还准备了一条备用网,以解不时之需。果然,这一次备用网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因为他早就听同行们讲,“你不要小看了渤海湾小鲭鱼,那些小家伙们只要一起用起来,能捕破‘天’。”在后来的几次开网中,网网都能得个盆满钵满。那几年,我们村不仅都能有丰裕的年终分红,还有丰裕的资金新订了好几对机帆船,新织了十多条簇新的大洋网。



一湖秋色 王万舜 摄

往事悠悠润心田

高亚

8月,利用学生放暑假的机会回了一趟老家。虽然天气闷热让人烦躁,但和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欢聚时追忆起的件件往事却如习习秋风,令人神清气爽。

老同事欢聚,扯不完的工作情景中,涌现无数精彩的画面。我和新六块乡的几位领导班子久别重逢,大家兴致勃勃、畅所欲言,好像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六块乡位于射阳县最北边,位置偏僻,经济滞后,是全县有名的“老大难”乡。

当时乡里的工作有四怕:一怕“两上交”(农业税和杂支费)、二怕“肚子高”(计划生育)、三怕“挖大铁”(上河工)、四怕“火来烧”(殡葬改革)。

每项工作不但耗时、花钱,而且劳神、费力。单“两上交”一项工作,就要占到全年工作量的三分之一。

两上交就是种地的农民要向县、乡政府上交农业税,上交修路、挖河、村组干部工作报酬等杂支费。两上交一般在夏秋庄稼收获时开始征收。

乡里抽调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成立两上交征收工作组进驻各村,开展限时、限额的征收工作。

农户主动到村部结清两上交的,有一定比例的奖励,

在规定时间内不交两上交的,乡村工作组逐一登门收取,每到一户是一趟人、一辆拖拉机、一杆秤、一个计算器。

村民小组长和农户面对面清算应收的钱数后,

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用大麦、小麦折算抵账。

对个别农户以村组干部河杂工费收支不明为借口,拒不交的,村里列为“钉子户”,安排专人做工作、拔钉子,

直到解决问题。

两上交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当时乡村干部的心声。

现如今,农民不但没有了两上交,一种一亩地国家还倒贴农民几百元钱,乡村干部不再收农民钱,而是给农民发钱,干部省心,农民开心。

二

老同学欢聚,叙不尽的趣闻轶事,又将大家拽回五彩斑斓的校园生活。我的高中生活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年代,学校实行开门办学。我们到二块村上过河工,到淮海农场三分场开过“东方红”拖拉机,到黄海滩涂为学校猪场抹过盐蒿。

特殊时期的特别学习形式,增加了同学之间的互动,增进了同学间的了解,增深了友谊,也传出了谁和谁谈恋爱的绯闻。传得有鼻子有眼的是一位班干部和一位父亲是国家干部的女生。班主任找男生谈话了,男生委屈地对老师说,我是农村人,人家是城市定量户口,父母亲又是国家干部;人家打扮得花枝招展,我穿的衣服是化肥口袋缝的,胸前是“日本”,背后是“原素”两字,她怎么能看上我呢?班主任绘声绘色一席话,说得班主任“扑哧”笑出了声。此事直到现在只要同学欢聚,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盘菜。

三

真挚的朋友感情是不会断裂的。我在乡任分管计划生育、科、教、文卫副乡长,和两任乡计划生育助理相处如兄弟般。他们各有一个儿子,现在都还担任了村党支书。知道我回老家后,他们主动联系我,请我喝酒。席间谈及往事,他们眉飞色舞地向我说起了计划生育。

那时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娃。农民因“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传统观念影响,第一胎是女孩子的,拼命也要生二胎,甚至三胎、四胎。

现在国家放宽了生育政策,可以生二孩、三孩了,但是许多人不想生,就连农村的老人也想开了,从不干涉子女生育事。”他们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没有子女的老人,政府安排住进养老院;生活困难家庭,政府每月发放低保生活费;草危房不能住了,由政府出钱兴建农民公寓;生病了,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医药费。是啊,党的政策这么好,生老病死有保障,哪还要养儿防老呢。

往事如梦,往事如烟、往事如昨。追忆往事虽有酸楚和痛苦,但更多的是甜蜜和愉悦,就像久旱逢甘霖的那个过程、那个滋味。

难忘第一个教师节

张同祥

斗转星移,转眼到了第39个教师节。想起第一个教师节我还记忆犹新,那是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用以感谢传道授业的广大教师。

那一年,我还在临海镇中五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9月6日接到政府办通知,9月10日在八大家影剧院召开全国第一个教师节庆祝大会,经镇党委研究让我作为村党支部发言,主题是如何做好尊师重教工作。虽然我是支部书记当中文化水平最低的一个,但我参加过扫盲学习,平时一直自学文化知识,加之在大队文艺宣传队待过十几年,语言表达能力不错,记忆力更好,一篇稿子看了几遍也都能背上,镇、村大会小会发言都是脱稿即兴发言,同时我的声音洪亮,有节奏感,还带上几句顺口溜,观众都喜爱听。

接到通知后,我连夜写发言稿,写什么?如何写?因我对教育情有独钟,在我担任生产队长、青年书记、大队长、村书记的十几年间,我是学校的常客,做村书记时,工作再忙,每周必须到学校去走、看看、听听,和老师们谈心拉家常。当时我们村有小学、初中,一度时间还设了高中部,俗称叫做“初中戴帽子”。所以,我对学校的情况比较了解,笔下文章就好写多了。于是,我写了千把字的发言稿。第二天,我踏着自行车去离家20多里的政府办通稿,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对我说:“你这稿对尊师重教说得很到位,措施也很扎实,发言时争取脱稿,带点精气神。”

1985年9月10日下午两点钟,800多个座位的八大家影剧院座无虚席,全镇近500名教职员和“三级干部”参加庆祝大会。教师代表发言后,主持人说:“现在请中五村党支部书记张同祥同志代表各村发言。”我捧着竹筒在胸地走到讲台旁,脱稿即兴发言:“一支粉笔,三尺讲台,青丝换成了白发,蜡炬变成红油,数十载春秋换来桃李满园。你们呵护着千千万万的学生,孕育着数万家庭的希望,老师辛苦啦,向你们致以敬!哗啦啦台下一片掌声。我讲了尊师重教的措施等,全场鸦雀无声,发言到结尾我用排比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国家靠建设、建设靠人才、人才靠培养、培养靠教育、教育靠谁人?就靠在座的园丁们,谢谢大家!台下哗的一声全场起立为我鼓掌、喝彩!当时我太激动了,在台上连向大家鞠了三个躬。

散会后,镇政府办公室主任让我去党委书记办公室一趟,书记说:“你今天发言很精彩,代表了大家的心声,辛苦了,今晚在这里我们陪你吃个晚饭。”书记、镇长陪我在政府食堂开了小灶。从那以后,我更加尊师重教,后来我调至镇广播站工作,回家一定去学校看看成了我的“职业病”。这么多年来,我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协助中小学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有求必应,无私奉献,还多次走进校园开展道德教育、传统教育和红色教育。因为我没有正规划几年书,至今没有同学聚会,看到别人同学聚会心里很羡慕,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无数位“老师”指点与帮助过,自己点滴进步都离不开他(她)们,借此机会,我要道一声: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我也做过播音员

查正军

每当单位开会轮到我发言,或让我做业务讲座时,我都会用普通话交流互动,解决了单位不少“外地人”听本地方言困难的问题。不少新老同志都有些纳闷:一个年过半百的本地老同志,普通话说得这么好,真是难得。每每听到这些议论我会自豪地说:“我也是做过播音员。”要说起做播音员,得从三十多年前的乡镇广播大站办自办节目说起。

1987年春节刚过,县广播站编辑部的路主任受站领导的委托来到县政府,传达上级广播部门关于创办乡镇广播自办节目的文件精神,并要求选配一名专职编播人员。这件事很快被提到县党委的议事日程,镇党委明确刘秘书为镇广播自办节目的主编兼审稿,我为常务副编播兼播音员,还专门以文件形式下发“关于创办乡镇广播自办节目的通知”。当时我是镇里的专职通讯员,除了要做好新闻报道与镇党委办的值班工作,感到肩上又多了一份责任。

经过一番筹备,首档《本镇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正式定稿。定稿前一天,我带着稿件骑自行车20多公里来到县广播站,请我熟悉的方播音进行指导。方播音听了我播的稿子后正说:“播音员不是普通话朗诵员,而是说给你听,告诉听众一件什么事情,要用心与听众交流。他还说,普通话不准可以慢慢来,一定要有对象感。同时他还对我的稿件编排进行了纠正,一番讲解使我获益匪浅。回到镇里,我对着新买的“燕舞牌”录音机,学着方播音员的腔调、手势与表情,一口气录完了15分钟的节目。当晚,县广播站的第三次播音结束后,我录制的节目正式播放,第二天早上县广播站的第一次播音结果后复播。听了自己的播音,自我感觉是“苏北人山芋腔”味道太浓,需要不断学习与改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镇电视还没有普及,广播成为乡下人获得资讯和娱乐的唯一途径,我所在的乡镇海河拥有六万多人口,同时有线广播入户率与通响率在全

在射阳,提起新医班,知道的人不少,口碑也挺好,因为新医班的学生来自全县各乡镇,又长时间从事医疗服务工作,曾是全县卫生系统的一支生力军。

五十三年前,县领导为培养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决定在射阳县中学开办新医班,中西医结合,学制三年。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在全县各公社和盐场选拔的九十三名初中、高中毕业生踏入射中校园。

在当年的射中校园里,学习最勤奋、最刻苦的都是新医班的,他们睡得最晚、起得最早,路灯旁、月光下、晨曦里,都可以看到他们手不释卷的身影。

学校晚上熄灯后,同校的高中学生发现新医班学生宿舍仍有灯光,便向学校领导“举报”,经查,原来是几个新医班学生从校园内路灯杆上偷偷接通了电源。

“东窗事发”后,新医班学生自购煤油灯,煤油灯被没收后,又换成手电筒,躲在被窝里

打着手电看书,有些学生干脆躺在公厕里看书。

开学之初,没有课本,学生就自己动手,用铁笔在垫着钢板的蜡纸上刻字画图,再用油印机印刷;没有解剖标本和教学模型,就托人停办的院校去借去租;没有做实验的家兔和兔子,就到乡下去购买;教学经费不足,就自己筹……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底,新医班学生完成了三年学业,社来社去。从此,射阳大地上,无论是在院所诊疗室里,患者病榻前,还是在风霜雪雨中、乡间小路上,都可以看到“新医人”忙碌奔波、救死扶伤的身影。

特殊的年代、艰苦的岁月,磨炼铸就了“新医人”刚毅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他们在艰苦中坚持,在逆境中奋起,不怨天尤人,不妄自菲薄,不靠学历靠努力,奋发图强,励志前行。五十年来,“新医人”用奋斗创造价值,用奉献书写人生,不少同学先后取得了大专或本科学历,硕士或博士学位、中级或高级职称;担任过所长、院长或局长职务,学科带头人或课题组负责人。获得过科研成果奖、技术创新奖,出版过专著、教材……

五十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新医人”已经退休,安享天年,但有部分同学退而不休,坚守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

“新医班”是特殊时代的产物,虽然已经成为历史,却是抹不去的记忆。“新医人”是特殊时代的特别群体,虽然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其“精诚为医,厚德为人”的优秀品格将是永恒的。

轮船上那“碗面”

郭开国

记不得是哪位高人说过,一个人真正的显老是从反复回忆年少往事开始。最近,我总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到了这年老的时段,因脑海中时常会映现出许多童年经历。其中,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在客运轮船上吃过的那既解饿又当饱的“碗面”。

掐指细算,这事过去足有五十年了。那时候,我年龄可能也在八九岁光景。虽说我的出生在新坍离集镇、交通闭塞,一个名叫大牛桥的偏僻乡村,但相较而言我母亲却是来自百年古镇阜宁县硕集小街。如此,从记事起我喜欢去的地方无疑是外公外婆家,那里有好吃的,街上有好玩的。

从我老家大牛桥到母亲娘家硕集小街,两地直线距离大约50多公里,县际之间即使有简易公路相连,也难见到有什么汽车出现,更不要说隔县乡村有什么便捷的交通了。我每次随父母去外公外婆家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乘客运轮船,且一坐就是一天。

在外人看来,新坍当年地处射阳“西大门”,一个镇能同时拥有东西黄沙港、南北摩家沟两条客运轮船航道,出行及在外往返算是比较方便了。事实上,这两条航道并非穿新坍之境而过,仅能说是两条与新坍镇地域搭个边子的界河。硕集小街坐落在阜宁县阜南西南,我们若想过去,只能乘坐从黄沙港东首开过来的轮船前往建湖县轮船站,在那里再转乘建湖到阜宁县硕集小街的轮船。

建湖开往硕集小街的轮船是上午从硕集小街粮库码头开往建湖,下午再从建湖轮船站开往硕集小街,每天仅此一班,只有不误这班客船,我们才能在当天赶到硕集小街。如此,每次只要是随父母去硕集,都得在早上6点钟前步行赶到横港口或卢公祠轮船码头,乘第一班去建湖的轮船。

尽管如此,我每次还是愿意跟随父母前往硕集。说实话,那时不仅仅是想念外公外婆,更多的是惦记轮船上那“碗面”。由于从黄沙港开往建湖的轮船就似今日城里的公交车一般,沿河码头站点较多,行行停停,正常行驶要到下午1点5